樂全集

五

刑罰不中故叔向以為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漢自文景之後朝廷立大制度行大誅賞輒會諸儒斷以經義亦能議事以制尊君畀臣辨是與非其論優大故三王而下漢道為粹東都之後法稍煩密南北異俗不勝其𣪠噫世失其道民散久矣其本先弱勢安得長故世雖平而易危國雖盛而易敗由乎制度不素立禮義不在人譬諸大厦巋然而柱石不固豈支久之埶萬目參然而綱維不緝固必紊之道為國而禮法不脩其何以致理

近在唐時禮刑煩雜禮既頻年而數革法或一代而再
脩貞觀顯慶遽立異同之制永徽開元則有前後之格
諸儒立異互出胸臆法吏迎合旋為輕重奇請它比盈
於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睹是以郡縣承用者駮陷愚
惷於亡辜羅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故姦
吏得以因緣為市也我太祖皇帝既大一統恤刑辟之
多濫始制郡國立司寇之官太宗更置審刑衆職以覆
天下之獄先皇復置提點刑獄之任以分部四方申下

其事不才固為猾吏所賣才者或為豪人所買求進者
徼文曲致以附會上意養望者宥故末減以取悅衆心
家自為評人執所見至有罪均而輕重殊罰科同而淺
深異比一切之弊皆歸乎民誠願朝廷觀法周漢之舊
深議禮刑之中損游商兼并之業益節其靡汰之費稍
寬利路以優齊民刪定律令芟其蕃異詆欺文致毛細
之法一皆蠲除務從省約使易遵守為大宋一典須用
乎天下豈徒當世之利固亦無疆之法也臣言雖濶畧

張綱弃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漢唐之覆車軌迹猶在漢有亂政而立黃門北寺之獄唐有亂政而起神策北軍之獄二辟之興皆弊世也夫凡强臣擅命女君臨朝率多作為刑獄以威制天下而官有二辟流虐尤甚濟其賊害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誣染善良屠陷吉士邪枉熾結寃橫棼淪惟詐惟內惟貨惟來漢自黨事之起艾夷

法卒人無濫矣然頃歲王府鞫獄或以中人臨訊有司承旨頗復侵急於時識者懼履霜之漸已有寒心者矣而陛下神斷英發天德剛健威福不假雷霆自然遠暨躬攬萬機首為辨洗斥遠招權之孽擯去陰佞之猾明明棐常白日開照可謂立法垂制之大智聰明叡武之英主哉臣愚伏願陛下顯示明制垂戒無窮俾刑罰之權非有司不得專無容自外干預庶屬於五極咸中有慶永貽百世監于我祥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受天之休爲民之福德之甚盛其惟慎刑乎

不孝之刑

臣聞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周官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不孝於其親有能忠於其君者乎有能睦於族姻者乎有能義於朋友者乎夫如是何有於民哉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王者張官布憲訓民作極必擇仁義之

者或以微犯下獄遂致非命臣往歲風聞亳州有以職官知衛真縣黎德潤者狷介不善事上官嘗以事忤長吏遂捃摭其微罪攝將推德潤懼不免逃逸將赴都自訴本州遣介牙士逐至襄邑縣獲之械而至州下獄捶辱備至竟無罪狀可按諸吏懼其得出而有辭也諷獄官絕其食而死及奏按法寺議辟止罰金仍復舊任勑下而德潤死矣臣愚以為應州縣吏抵罪而當繫鞫者本屬州縣列其犯狀以聞提點刑獄司本司攝取劾焉其應對辨者移州追遣夫官吏抵罪既非常有處者一人可以訊之矣或就繫者積三人以上即報白行者還同鞫焉如此則長吏雖有凶暴之人而下吏不

上下相蔽匿以苟安自全為事廉刺尚因循無糾姦擿伏之效且今保任之法贓罪同坐所以累其心使知顧重然中人之性易以蕩遷一為利欲所移鮮全始終之節積累年紀屢更官秩舉官坐累終不得免今其州縣之吏地居總攝提轉之任職在澄清而又綱目相維臂指相用耳目相接政事相成與夫保任於累歲之前遥隔乎千里之外較其踈密勢不同言今夫令宰有酷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虐之政而廉刺隱不

敗則有相及之譴罪有迹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惑也而詔旨更訓以必告乃下之言夫爵賞在前罪誅在後而不知勸何告之從此臣所以惑也臣伏願更降明旨追前詔勿行使廉刺得舉其職以考羣吏之治益復督勵務絶姦貪以清庶政以惠疲氓凡統攝之司猶保任之法贓罪同坐以重其累以令宰及守倅以守倅及廉刺其餘聯事之職以是為準也夫去惡者猶農之去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所以蕃良稼也國之去惡吏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十三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武備論

臣聞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敗若夫文德脩於兩階聲教被乎八垠兆庶懷仁愛之如父母夷狄慕義親之若君師愷悌之化行暴亂之端戢是謂善為國者不師帷幄之中几筵之上指顧之際得失起焉

禮樂制度文之施也禁暴戢亂武之用也今朝廷所言

大事必曰軍國是知兵者時之大務邦之重柄臣陋愚

諸生不達兵事今所論著皆參校前史舊迹得失之狀

可施於世者冀上贊廟堂之餘論焉

民兵

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稽民數而起兵役約比閭

族黨州鄉之法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乘馬器甲皆隨

而具蒐苗獮狩因訓練之辨其鼓鐸鐲鐃旗物號名之

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於時朱滔在薊李納反鄆武俊亂趙田悅擾魏乘累世之巢穴為藏姦之淵藪相為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桀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祖之北征也亦嘗制為鄉軍之法獨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

鄙繹騷國兵再衂義軍奮拒號為强鋭夫界邊之郡民
多習鬬結曹分伍挽强拔距裹糧淬刃惟敵是求習其
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廩粟不衣藏
帛不邀上賞不利寵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
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與營卒利害嘗百倍也伏願遠採
周唐之法近考太祖之制謹脩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
鄉之縣鄉之户千為户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困窮
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為户五千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

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
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
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
重兵在邊驍將摠戎强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
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
布府兵以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於朝調兵於府建牙
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
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國力充實民用家足本

軍始於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曁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
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
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
券而取千里詔附而得通都至於蹈利干賞壞法侵紀
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貿貰以居焉故
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傾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為相
在軍則為將商則阿衡佐升陑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
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尅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

樂全集卷十四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食貨論

臣聞食者生民之命貨者百用之權與自古初世所最急神農氏始辨五種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知粒食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立交易之法而世之財用不乏黃帝堯舜經土設井授時布政通其變

策雖未能盡該乎體要顯辨其利迹而或者猥為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為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與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祇建安之迹邇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項晉荀羨興石鼈之利分界東陽齊嵇氏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內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由田務

之言徒有空文而無畫一之制於茲三年天下皆無立者況今之俗苟且因循嚴令堅約猶復違慢為民興利豈易其人有位者無心有心者無位在上可行者務暇逸而從苟且在下樂行者或牽束而不得專以故民間利不克時興害不得時去積成弊蠹以及喪敗又凡事體興立實艱墮壞孔易或謀以為利而轉以為害彼義祖社倉者齊隋唐氏既嘗為之矣始為百姓儲備之道終為僻君淫侈之費是於籍外更生一調也誠國家規